

若虚 著

历经20年的
心血之作

[长篇小说] 大课小计五十年

诸葛亮传

关于诸葛亮，你又真正了解多少？

有史以来第一部完整讲述诸葛亮传奇一生的长篇史诗。

第3部

霹雳手段诛豪强
菩萨心肠安民生



读客®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大谋小计五十年


诸葛亮传

关于诸葛亮，你又真正了解多少？

第3部

有史以来第一部完整讲述诸葛亮传奇一生的长篇史诗。

若虚 著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谋小计五十年:诸葛亮传.第3部/若虚著.--
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2014.7
ISBN 978-7-5399-6780-6

I. ①大… II. ①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78975 号

书 名 大谋小计五十年:诸葛亮传.第3部

著 者 若 虚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盛 亮 朱莹莹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20

字 数 287 千

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780-6

定 价 32.00 元

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卷一 强吞益州 /1

卷首 /3

第一章 求援书巧解葭萌关死局 /6

第二章 密谋败露果断出手，刘备奇袭白水关 /16

第三章 心机不密关羽误事，一朝得志刘备失言 /27

第四章 涉险孤身说主母，追回刘氏血脉 /37

第五章 强攻雒城刘备失策，入援益州孔明定计 /51

第六章 苦战坚城凤雏殒命，分兵三路卧龙救急 /60

第七章 诱敌之计破屏障，兵不血刃下成都 /71

卷尾 /82

卷二 斗法豪强 /85

卷首 /87

第八章 新旧势力暗潮汹涌，开库分财险酿兵乱 /90

第九章 颁行丈田打压本土豪强，

牧府设宴过招益州旧臣 /105

第十章 逼死旧僚法正惹祸，本土势力借机谋乱 /117

第十一章 为控局势荐良才，不惜触怒刘备 /132

第十二章 暗访故地诛祸害，借豪强之血收百姓之心 /149

第十三章 敲山震虎压豪门，燮理民生求大才 /169

第十四章 治乱政须下猛药 /181

第十五章 斗豪强只有铁腕 /199

第十六章 背后插刀孙权袭荆州，

慧眼识才孔明拔蒋琬 /211

第十七章 曹军压境无奈和江东，

痛失至亲忍悲谋国事 /224

卷尾 /238

卷三 剑指中原 /243

卷首 /245

第十八章 冶铁制兵，谋夺汉中 /249

第十九章 坐镇后方诸葛稳民心，
久攻不下刘备求援军 /258

第二十章 千古名役，奇袭定军山 /269

第二十一章 虎口拔牙，逼退曹军取汉中 /279

第二十二章 打通中原门户，隆中对蓝图现曙光 /288

第二十三章 至亲成寇仇，千古英雄同此哀 /300

卷尾 /307

卷一
强吞益州

卷首

荀彧喘着气从床上翻了个身，他伸了伸手，想要拿床头案上的那只铜卮。可他拿不动，手指很软，只“当”的一声撞响了器皿，他嘲笑了自己一声，而后放弃了。

寿春的冬天很冷，到处雾蒙蒙的，空气里凝着冰冷的水汽，每一次风起，都像是吹低了温度，荀彧没有想过自己会死在一个寒冷的季节，而且是客死他乡。

门外有呜呜之声叫魂似的不肯低弱，仿佛是风声，又仿佛是大军开拔的号角声，既激昂又凄厉，像染着血的一副铠甲重重地丢在锋利的兵仗上。曹操再次兵伐东吴，南下濡须。早在曹操征讨关中马超时，便在谯地制造战船、训练水军，已为今日之战做好了充分准备，如今西北安定，长江以南的孙权便成为曹操必须拔掉的钉子。这一次十万大军从邺城出发，水陆两路东下淮南，势必要饮马长江。

第一次他没有随军出征，也没有留守大后方，反而被抛弃在寿春。这座城市曾埋葬了袁术的帝王幻梦，城市的每一寸土下皆湮灭着失败者的惨号，或者也会埋葬他荀彧。

一个多月前他已被遣去了谯，明面上是说去劳军，其实是被赶出了邺城。他成了旁人厌弃的绊脚石，人家嫌他碍事，又不能当即撕破脸，只好远远打发走。这个厌弃他的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曹操。

对于今日的际遇，他其实并不悲哀，很久以前，他便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，他只要和曹操继续共事下去，总有一天他们会分道扬镳。

当年他义无反顾地弃袁绍投曹操，原是看准了曹操可有大作为，曹操能让糜烂的汉王朝重整基业，散乱的宗庙典章会因此重建制度。可当曹操的势力达到顶峰时，他那隐藏的野心便会将忠心一口口吞掉，他要作光耀后世的太阳，怎么能容忍头上还压着一轮太阳。

只是，如果当日不选择曹操，又能选择谁呢？

乱世的诸侯们要么贪图眼前之利，不思进取，要么明目张胆地觊觎神器，改朝换代之心昭然若揭，只有曹操心怀天下，他有弭平战乱的远大抱负卓越能力，愿意高举兴汉旗帜，愿意迎奉皇帝，愿意恢复宗庙社稷。尽管他没有耿耿忠君的赤心，却是荀彧在汉家社稷行将崩塌前唯一可以选择的复兴之主。

荀彧在利用曹操的雄才大略，曹操也许知道荀彧的利用，他们互相在下赌，赌彼此的信念到底能支撑多久，会不会成为最后决裂的导火索。

门开了，荀彧转过头去，是随他来寿春的家人荀况。

“丞相赠食。”荀况抱着一个锦盒走进来。

荀彧诧异了，他挣扎着坐起来，喃喃道：“丞相赠食……”那锦盒已放在手边，他抚了上去，却没有打开，像是触着一个难以猜测的谜团，因太费解，便犹豫了心思。

荀况抹着脸：“令公，适才赠食的使者问了一声，令公的病要不要紧，若不要紧，丞相在合肥等着你。”

话里有话！

荀彧听出了玄机，只要他妥协，曹操仍奉他为心腹，可他能妥协么？他能么？

他被曹操猜忌冷落，皆因董昭等人上言朝廷，称曹操有大功于汉，请朝廷进爵国公，九锡备物。瞎子都看得出来，这哪里是为求恩宠，分明是篡国谋政的第一步，王莽代汉前，也唱了一出九锡封王的闹剧，曹操无非是步王莽后尘。

荀彧不言声了，他轻轻打开了锦盒，“哧”的一声，宛若撬开了沉甸甸的心胸，盒中正正方方地卧着一具漆槁。食具是新做的，还有淡淡

的漆味儿，大小方格隔得很规整，桶中却空无一物，空得像挖得一干二净的胸膛。

他呆呆地盯着那没有一毫膳食的漆桶，双手颤抖着，仿佛被抽了筋一般抬不起来，他用了很大力气，终于将盖子压了上去。

“令公，丞相这是何意，莫不是原为送食盒，使者说错了？”荀况看得奇怪，百思不能解。

荀彧镇定地说：“你先出去吧，我累了。”

荀况满心困惑，却不敢违拗，只好轻轻退了出去。

荀彧把一双手重重地按住锦盒，忽然低低地笑了起来，不知哪里来的水掉在手背上，敲出深浅不一的漩涡，他觉得自己像个悲哀的傻子。

他原来还存着那么可悲的幻想啊，以为曹操无非是从此弃他不顾，落得个郁郁寡欢的惨淡余生，结果他竟猜错了，而且错得一塌糊涂。

曹操原来是要他死的。

既是彼此的信念永远不可能契合，他们之间的赌局必须要一个输赢结果，那么，便让死亡来做最终裁判。

死吧，死吧，死吧……

他敲了敲锦盒，空空的撞击声像死亡催促的唇音，这是他永远也抗拒不了的强大，他只能把自己投入毁灭的火炉里，向赌局的另一方认输。

他像斩断的木头般倒了下去，那锦盒当地摔下床，肚子敞开了，漆桶飞了出去，倒扣在地上，像一顶被人遗弃的帽子。

荀彧死了，死在寒冷的寿春城，那一天，曹操的大军正在南下濡须的征程中，他收到荀彧的死讯，只是轻轻地应了一声，而后，他仰起头。苍白的天幕像谁垂死的脸，天边有一抹淡烟飘了过去，像不经意的一行泪。

他忽然想起那一年在兖州，他被吕布逼得困窘无出路，几次想要北奔袁绍，做个仰人鼻息的食客，是荀彧苦苦相劝，说得急了，荀彧甚至威胁他：“明公若北奔袁绍，或当南奔交趾，与君决也！”

“与君决也”，曹操回想起这句话，他笑了一声，却在一刹那，眼泪像故意和他作对一样，偏偏就流了出来。

第一章

求援书巧解葭萌关死局

汉献帝建安十七年，荆州。

雨像细弱的泪，飘起来没完没了，那哀婉之情便始终不曾倾尽，伤人的寒气越发足了。天总是灰着脸，云在天边垒城堡，却不涂上鲜艳的颜料，也不知什么时候便会下雪。

黄月英在门口摘下了遮雨的笠，掸了掸衣衫上的雨珠，这才推门而入，照面看一眼，竟笑了出来。

诸葛亮正伏案疾书，神情沉凝得像一尊守陵的石像。诸葛果趴在他背上，一只手扯住他的头巾，一只手敲着他的肩膀，嘴里还在唱小曲儿。便是这般聒闹，诸葛亮竟能全神贯注批复公门文书，小女孩的吵嚷像是过耳的风，轻轻一掠，痕迹也没留下。

黄月英又好气又好笑，训道：“果儿，别缠着你爹，真不懂事！”她走过去，便要抱走诸葛果。

诸葛果耍起赖，她紧紧地攀住诸葛亮的肩膀：“不，不，我要爹爹背着！”

“不听话！”黄月英沉了脸色，硬去掰开诸葛果的手，强行将她拖离了诸葛亮，“走，跟娘出去，爹爹做事呢，别吵他！”

诸葛果不干，她犟着坐在地上，因黄月英硬要拖她走，她着了急，

竟自哭了起来，喊道：“娘是坏人，娘不让我跟爹爹在一块，娘坏死了，最坏的人是娘！”

诸葛亮看得心软：“罢了，让果子留下吧，也不吵。”

黄月英瞪他一眼：“你就宠着她吧，这丫头越发没规矩了！”她丢开了手，用力戳了诸葛果一指头，“去去，我才懒得管你！”

诸葛果飞一般扑进了诸葛亮怀里，还不忘记抱怨一句：“娘是坏人！”

诸葛亮正色道：“不许说娘是坏人，知道么？”他将诸葛果抱在身边坐好，把白羽扇递给她，“玩着吧。”

诸葛果脸上还挂着晶莹的泪花，笑容却已等不及绽放出来，她大模大样地摇着羽毛扇，得意地对母亲晃晃脑袋。

黄月英也不理她，却将一卷白帛放在案上：“草图我画好了，你看看。”

诸葛亮惊喜，他搁了笔，将那白帛展开，四角压平，那上面原来绘着水车法式，他细细地观览一遍，叹道：“果然精妙，好好，可颁下荆州各乡里照此而制，如此一来，大大增进农力。”

黄月英笑吟吟地说：“我为你做事，你怎么谢我？”

“夫人欲亮如何感谢？”诸葛亮也笑道。

黄月英偏着头想了想：“把那小东西交给我，我今天非收拾她不可！”她对诸葛亮孩子气地眨眨眼，忽地闪身而起，趁着诸葛果不防备，一把抱起她就往外走，任凭诸葛果如何叫喊踢打，也充耳不闻，生生将她带了出去。

诸葛亮不禁展颜，抬头间修远进来了，后面还跟着关羽、张飞。

“军师！”关张招呼着，诸葛亮忙搁笔起身相迎，修远知道有要紧事要说，挪了锦篋给关张就座，自己再掩门出去。

关羽从怀里取过一份战报，轻搁在诸葛亮的案头：“东吴送来急报，说曹操率军南下濡须，请我们出兵驰援。”

诸葛亮翻开战报，是一片贴着羽翎的青竹筒，已拆了封泥，果然是孙权发来的求援信，恳请盟友共御曹操。

“要不要救？”张飞问道。

诸葛亮沉吟：“一为盟友之谊，二为共御曹操南下，保住长江要塞，论理该救。”

张飞道：“如此，即可遣滕幢战舰往东赴救，为犄角之援。”

诸葛亮却不忙下决断，缓缓地提起了另一件事：“主公入蜀一年，一直屯守葭萌关，北不得出汉中，南不得下成都，三万余人困于关下，我们又相距遥远，也不知主公那里到底是什么情形。”

关羽也蹙起眉头：“大哥前日来信，说刘璋屡催他北上征伐张鲁，他以整兵为由，推了几次，可也不是长久之策。他毕竟在人家地盘上，又是打着为人除寇的旗帜，他日若是遭了猜疑，可如何收拾。”

诸葛亮叹了口气：“主公是把葭萌当作又一新野了。”

话虽没说透，关羽、张飞却是摸出了门路，刘备当年寄寓荆州时，被刘表遣往镇守新野，为北抗曹操的前沿烽堠。虽是为他人做保境卫疆的屏障，刘备却在新野潜心布恩，广慕仁义，收纳人才，荆襄士子慕名而从者不可胜数，以致刘表生出猜忌，也终于使得刘备牧民荆州后，昔日蒙恩的荆襄人才望风而从，为他坐稳荆州奠定了人才基础。如今他把这一手用去了益州，也想先树恩德，广收众心，逐渐蚕食益州根基，以为将来取而代之做准备。

“当作新野？”张飞摇起头，“此一时彼一时，他日为客寄荆州，寓侨之人暂居方寸之地，自可徐徐而图之。今日是为主家遣征敌讎，战事贵在速决也，可急不可缓，他久居而不动，主家岂能容下？大哥若因循旧策，大谬也！”

张飞虽粗莽，却经常能一针见血，诸葛亮看了张飞一眼，心里赞了一声，说道：“翼德所见正是！”

张飞咬着钢牙：“依着我的意思，索性撕破脸，率兵打他个落花流水，把益州生生夺过来！”

关羽也道：“若是当初让我和翼德随大哥入川，益州早已落入我们手中。如今这般拖拖拉拉，一年过去了，还在葭萌关整兵，人家会信你么？”

诸葛亮叹道：“二位将军比亮更知主公，主公仁厚之主也，为道义所困，不忍横夺同宗基业。”

张飞痛惜地说：“我听说大哥初入蜀时，与刘璋相会涪县，庞军师曾建议大哥于会中袭刘璋，因而夺取益州，大哥竟然一口回绝，大好机会白白浪费！”

诸葛亮想起自己在刘备入蜀前，曾告诫他当断则断，不可因不忍之心而拖宕时机，偏偏刘备天性里有仁德之风，尽管心里知道不留情的决断于大业有助，行事时偏要网开一面。他虽也不赞同刘备刚入蜀便行鸠占鹊巢之举，却对刘备屡因仁义错失时机而感到沮丧，遇上这么个太有道义原则的主公，诸葛亮也无可奈何。

诸葛亮声音低沉：“主公屯居葭萌关，他或许也莫可奈何，进不得进，退不得退，时间拖长了，再想伺机而兴大事，难矣！”他将那份战报轻轻敲了敲，“我有个想法，不知二位将军可赞同否？”

关张都望向诸葛亮，俯身倾听。

诸葛亮拈起战报，目光在字里行间逡巡：“将东吴请援战报传给主公，告诉主公，长江战事吃紧，东吴急请增援，望主公定夺。”

关羽错愕：“这是什么说法？”

诸葛亮目光炯亮：“给主公一个离开葭萌关的理由！”

关羽和张飞对望了一眼，他们都是饱经战阵的老将，已明白了诸葛亮的用意，关羽当即道：“好，就依军师之议，我立即给大哥发信，八百里加急驿传！”

他把战报收起来，和张飞匆匆地离开了。

诸葛亮却似还没有摆脱那棘手的困境，久久地陷入了沉思中。他看见被诸葛果丢在地上的白羽扇，弯腰捡起来，两片羽毛脱落下来，他心念一动，将羽毛细细地拆了，在书案上默默地摆八卦，竟摆出一个“屯”卦。

诸葛亮怔住，喃喃道：“风雨交加，雷电震动，九五处坎险之中，大困也。”

一丝惊慌像一条冰凉的虫子，悄悄地从脚趾头爬上来，在胸口转了很久，终于钻进了心里。

冬天的葭萌关苍黄遍野，山林染了很重的霜色，像长了厚厚的一层白

蘋。寒风从遥远的山坳处吹来，一路呼啸着奔来关门下，便不肯离去了。

葭萌关隶属梓潼郡，白水河和嘉陵江在这里会合，沿白水河上溯，可到要隘白水关，沿嘉陵江上溯，则可抵达巴蜀咽喉阳平关。进出巴蜀的陈仓道和金牛道也在这里会合，陈仓道迂回遥远，却因有嘉陵江水运之便，上可远至渭水，下可顺江入巴西阆中。位于嘉陵江中段的沮县是漕运要枢，进出益州的物资常常在这里中转，金牛道为秦时所开，上至汉中盆地，下抵剑阁，自秦以来，由汉中入蜀，一般取此道而行。

葭萌关是连接汉中与巴中的关塞，距它西南二十里是为剑阁，故而用兵者常言，要守住益州门户剑阁，先得守住葭萌关。在巴蜀的崇山峻岭间，险隘之关有数处，但葭萌关为其中最关键之所，刘备北征张鲁的三万大军便在此驻扎。

刘备入蜀后，在涪县与自成都远来迎候的刘璋相会，彼此会饮数日，结下兄弟情谊后，便北上葭萌，作出了北征张鲁的姿态。这一年以来，刘璋往葭萌关送来车甲、器械、资货无算，成山的辐重堆在关城内，是对荆州贵客的厚恩，也是在催迫着刘备为他解决北边忧患。

可刘备却一直按兵不发，每当刘璋催他北上，他不是说初来乍到，将士水土不服，便是说张鲁势大，不易轻敌，当徐徐图之。他有自己的深谋，也有自己的矛盾，一面揽在道义负担里，一面又期望出现转机，若能既合情合理地接收益州又不背负道义骂名，对他是最完美的结局。其实，刘璋也有自己的打算，他虽赠予刘备资给甚丰，倚重之情昭昭可见，却在葭萌关北边的白水关布下重兵，由心腹大将杨怀、高沛统领，说是拨归刘备部勒，却有监视嫌疑。

恰是刘璋设在白水关的守军，让刘备更不敢轻举妄动，他若为了让刘璋放心，当真北上汉中，便得越过白水关。可他这一出去，后退之路则为他人所断，一旦被关在益州门外，便是骑虎难下，打得赢张鲁还好，若是打不赢，他连荆州也回不去。

这是明显的赔本买卖，他即便再有道义，也不肯把老本输光，可若是毫无行动，一天天在葭萌关待下去，刘璋的猜疑心会越来越重，一样会断了他的后路，把他锁在巴山蜀水的险境中。他毕竟在别人的地盘上，到底做不得主，却又不能立即撕破脸和刘璋刀兵相见，只有硬着头

皮窝在险关里，拖一天算一天。

此时，庞统正站在葭萌关城门上，周遭山峦叠嶂，重岩危壁。地势虽险要，可长困在此，却成了无能为力的困兽，斗也斗不起，却只会在长时间的无所事事中耗尽士气。

在这险塞关隘驻足，庞统却愁眉苦脸地叹了口气，他人蜀以来，屡劝刘备以轻兵袭取成都，刘备都辞以不忍，也不知错过多少机会。急得他几番想自己带兵突袭刘璋，待得益州归于囊中，再面缚请罪。

关城下飞来一骑，披着一身沉甸甸的露水，似乎赶了很远的路，他仰头对守关将士高呼：“荆州急报！”

守关将领往下看了一眼，立即吩咐士兵开城门，那信使拍着马冲进了葭萌关。

庞统心知有大事，连忙跑下城楼，果有士兵领着信使过来，信使连汗也来不及抹，急道：“军师，荆州战报！”

庞统拿过急报，见那信上粘着翎毛，显是加急战报，他握着信也不等待，在城关下跨马而奔，亲自带信送给刘备。

他在刘备安在葭萌的临时住所门前下马，刚才跨进府门，却见中郎将霍峻领着十来个小兵走出来。霍峻个子极高，白白净净，像一截挺拔的白竹，明明是勇毅的武将，却让人错疑是文士。

“军师！”霍峻笑呵呵地行了一礼。

庞统见他一身精干的戎装，胳膊上还挂着弓：“仲邈这是要去哪里？”

霍峻笑道：“主公晚间宴请群僚，去山里看看，能不能猎着没卧巢的野味。”

庞统哦了一声，心底却在叹息。荆州军在葭萌关下无所事事，除了按时操演，不是去山间打猎，便是跟着刘备欢宴庆贺，却不知到底庆贺什么。霍峻这等战将没有战场立功的机会，只有去和野兽搏击以体会沙场激斗，真是大材小用。

霍峻对庞统拱拱手，领着一干亲兵径直去了。

庞统心里有事，也不耽搁，急匆匆地往里边走，还没走到内堂，却听见刘备的笑声。原来刘备并不在屋里，他坐在庭院的凉亭间，顶着风